

住在上海的小区就是这样，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有时候门对门住了十几年，也不知道对方是干嘛的，顶多有点脸熟，电梯里遇到，大家点点头。到了疫情期间，你看我像病毒，我看你像病毒，彼此戴着口罩，更显得客客气气。

到了二月初的时候，小区安静得不能再安静。唯一的声响，是楼道里偶然传来小孩打球发出的声音，咚——咚——咚，隔了很久，又咚了一下，衬托得整个小区更寂寥。没有人敢出门。几片落叶追逐着落叶，在冷冷的街面上打滚。只有到了夜晚，一扇扇窗户亮起来，才让人察觉，小区不仅不是空城，事实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满。

这满里面有重量，每一天都让人觉得更沉甸甸些，也更神经紧张些。有一天，新闻说外地流调显示，一个住户因为在楼梯遇到另一个确诊住户，所以也被感染。此后，家长们连放孩子们去楼道打球也不允许了。小区更安静了。线上的业主微信群也沉寂下来。这个时候，欢医生在朋友圈发文字说，即日来随仁济医院的援鄂医疗队出发。

我知道他，是知道他与我们一起同住一个小区。有时早上看见他一个人跑步，有时下班看到他带着孩子打球，有时他在微信朋友圈晒出做饭的照片，有一次我们交换了春节的土产——我们送给他旅游带回的柿饼，他送给我们自家制作的崇明糕。仅此而已。

但在肃杀的沉寂里，在家家户户因为恐惧关紧门窗的时候，意识到这个身边的人，作为大夫，他要上前线了。这感受是不一样的。

## 说一百次“欢迎回家”

沈轶伦

在微信朋友圈，欢大夫陆陆续续更新了进展：2月19日，到武汉了，当地工作人员欢迎喊着加油的口号；进雷神山了，连做了16个小时的工作；进ICU了，有一次护送一个病人转病区，防护服被勾破了；他在异乡，想念孩子在户外发那天流泪的样子……

我买了一大包吃的放在他家楼道门口。我知道他的孩子不缺食物，但这是我表达的一点敬意。走出楼道，抬头看小区里一幢幢楼，窗户口人影走动，是一幅幅令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的场景。但究竟是谁，确保了这日常生活的安全，是谁让这一间间屋子成为家，是谁使得平常的东西有了非凡的意义？

上海的情况渐渐缓和。小区里开始重新出现人们匆匆出门买菜的身影。复工后我出门上班，拍下了小区街角外一红叶李上的花骨朵。“生命带来希望”，我发在朋友圈。欢医生给我留言，然后给我看他那边的照片，在他这一批援鄂医生驻地的湖泊边，武汉的柳枝绿了。病人情况在好转。

武汉樱花开放的时候，上海的小区里，也是一片花海。花影下，小区闲置许久的快递收发区又重新热闹起来。大家在重新找回自己的快递，彼此停下来，犹豫地隔着一点距离。似乎用目光确认了，我们经历了同样的感受。楼道里，重新出现咚咚咚孩子打球的声音。以往这声音叫人烦躁，现在却珍贵得

几乎叫人落泪。

4月6日，有人在业主微信群发消息，是一张照片。在快递收发区，有一只纸箱，上面写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慰问援鄂医疗队队员及家属物资”。拍照的人说“原来我们小区也有白衣天使，真好”。欢医生回复说：“谢谢各位邻居关心，我已经随上海市第八批援鄂医疗队返沪，目前正在青浦隔离。”

沉寂许久的业主微信群，忽然像一夜开放的樱花一样，上百条消息涌进来：“欢迎平安回家，欢医生。”“辛苦你了，好好休养。”“门前的垂丝海棠正在盛开，等你回来跑步。”“我们小区也有最美逆行者，身边的英雄，连我也感到自豪了。”

一条又一条，持续了整个下午，在这个群里不断出现，每一条消息带来

手机的提示声，是一声一声道谢：“欢迎平安回家”“欢迎平安回家”。

小区里还是看不到人们扎堆。大家还是把门户紧闭。从朋友圈，我大概知道欢医生隔离结束回家了，也大概知道他重新拥抱了孩子，知道他准备回医院上班了。但我没有见到他。虽然我们住在一个小区。

住在上海的小区就是这样，大家关起门来，各自过着各自的小日子。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更何况还没有到彻底摘口罩的时候，所以见面连点头微笑也免了。但口罩下面是温暖的脸颊，脸颊下面是人的胸口，胸口里有跳动的心，心跳和心跳的频率，叫我们确认，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夜里，我回家，走过欢医生的窗下，看到灯光暖暖亮着。这亮光和小区里所有窗户后的亮光汇聚在一起。在口罩后面，我也念出这句被邻居们重复了一百次的话：“欢迎回家”。

两个月的疫情，两个月的网课，每个人的家里都养着一只可爱又可恨的“神兽”。如果你家有两只，那么我不得不为你默哀一分钟，这两个月一定写满艰难和崩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网课消息一出，不仅每家每户都在给神兽们匀电脑和耳机，网上打印机立马卖疯了。我记得还在寒假后期吧，天天泡在淘宝上，除了查看那些久久不更新物流状态的口罩、消毒用品的订单，就是咨询各家打印机器材店铺。——有货吗？——什么时候能发货？——到上海的物流有没有？——可以手机无线打印吗？——有连供墨盒吗？眼睁睁看着心仪的型号从颜色缺货到完全售罄。本来找了一家地址在上海的本地卖家，运输时间可以短一点，没想到这家公司仓库在嘉定工业区，迟迟没有复工，也就迟迟发不了货。最后我果断退单，从北京的一家店铺订了货。到货的那天，一颗被神兽不停催促抱怨而煎熬的心，终于安顿下来。

吃饭只能缩在角落，并且不能发出声音。那天我给地板吸个尘，结果被指责影响了她的思路，造成被老师点名提问时回答错误。然后，神兽忍无可忍之下，提出一样新事物——自习教室，买了卡，去“幽闭环境”学习，彻底不受打扰。不过学了几天，又说那边不能开麦，所以缺少了回答问题的乐趣。

说起耳麦，像我家那样喜欢开麦的，在上网课的神兽里面绝对是少数。据说他们同学有的说没麦，有的说麦坏了（坏不坏看心情，看科目）——我曾亲眼看到她的一个同学，在地理课上的麦还是好的，到了物理课就坏了。除了耳麦，还有摄像头。我家神兽的电脑征用的是家里最新的一台手提，但是摄像头这里被她贴了一张贴纸，所以她的摄像头是“坏了”。她说，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穿得随便很丑的样子。据说，她们年级组长有次讲话不小心开了摄像头，结果全年级同学都看到了穿睡衣的老师。好吧，对此，我也表示理解。

最近，我通过他们学校的网上会议室开了一次家长会，也算上了一次网课。发现一位老师的网络条件差得让人忍不住吐槽，每一句话都断断续续，不知道神兽们是怎么忍受下来的。我问：某某老师的家在山里吗？回答：不是，在郊区。同时，神兽还告诉我，他们物理老师虽然天天在上网课，其实还封在武汉没出来，即使出来也得再隔离14天。他们的数学老师学会了自己摄像，课时加了又加（现在基本没有中午吃饭时间了）还来不及上，就发他们一段视频说空了看。想想，老师们也真不容易。

## 进击吧！网课

钱亦蕉

看着朋友圈对于陪伴（监督）神兽上网课的各种苦恼和笑话，我虽不能感同身受，但也非常理解。还好，我家神兽已读高一，基本已能自觉上课。当然自觉也有自觉的副作用，那就是她上课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谁不得去打扰影响她。那她是在里面看手机还是在听课记笔记还是在做其他作业，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你放权她独立自主，你避免了监管的麻烦，自然也就得不到监督的结果。

不过我比较佛系，决定这样相安无事。直到最近全面复工复产，楼上装修咚咚，隔壁医院造楼砰砰，打破了神兽良好的学习环境。她把电脑搬到厅里餐桌上，要求其他房间全部关上门，然后我

爸爸的常州口音复叙讲笑话。”

陈逸飞的《黄河颂》《开路先锋》《红旗》《占领总统府》更是明显地可以看出所受的影响。据多人回忆，陈逸飞如饥似渴地从苏俄的音乐、文学中汲取营养，淘唱片，搜画册，他在美国时也是如此。评论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等诗的语言韵律，都深深地融合在他画里！”喜欢文学的画家，画里也有文学！

而草婴先生一辈子投身于苏俄文学的翻译，对苏俄的美术、音乐也十分喜爱，他认为中国的写实

## 草婴与陈逸飞

楼乘震

在纪念陈逸飞先生逝世15周年的时候，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的女儿盛姗姗披露了一张她爸爸与陈逸飞的合影，弥足珍贵。

陈逸飞和他的小伙伴一样，起步学画时正是中国受苏俄艺术的影响很大的时期，苏联著名油画家康斯坦丁·麦法季耶维奇·马克西莫夫被吴作人称作“中国美术界的白求恩”。1955年，马克西莫夫受政府指派来到中国援助美术教学工作。他在中央美术学院担任顾问，并成立了

一个为期两年的“油画训练班”。当年参加训练班的就是受过高等美术院校专业训练、已有相当艺术成就的青年教师和油画家，学院式科学又严格的受训，把苏俄油画的技术、风格和理念传承至中国油画家心中，对当时以至后来甚至现在的中国古典油画界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陈逸飞的恩师俞云阶先生也是训练班中一员。据俞先生的大儿子俞京的回忆，他父亲从训练班主要带来两点：一是推翻了当时对“灰调子”的批判，二是主张创作中要有“诗意”。“我爸爸从马克西莫夫油训班带回来的一句话常常在传：‘颜色本身没有好看难看与干净脏的区别，重要的看它们是不是在正确的位置。’”酱油在床单上叫脏，在大闸蟹旁边叫干净。这些话，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他们都会用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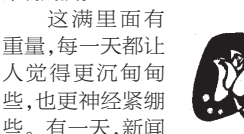
爸爸的常州口音复叙讲笑话。”

陈逸飞的《黄河颂》《开路先锋》《红旗》《占领总统府》更是明显地可以看出所受的影响。据多人回忆，陈逸飞如饥似渴地从苏俄的音乐、文学中汲取营养，淘唱片，搜画册，他在美国时也是如此。评论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等诗的语言韵律，都深深地融合在他画里！”喜欢文学的画家，画里也有文学！

而草婴先生一辈子投身于苏俄文学的翻译，对苏俄的美术、音乐也十分喜爱，他认为中国的写实

派油画家应该走苏俄的道路，因此当有志于在美术上发展的小女儿姗姗要去美国深造，他虽拿出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的全部稿费给她买了机票，而心里还是有点嘀咕的。谁知盛姗姗在美国如鱼得水，学业上享受全额奖学金，毕业后在事业如日中天。她在美国遇到了早她一年出去留学的陈逸飞，互相帮助，当陈逸飞得知这位小妹妹是他所崇拜的草婴先生的女儿，更是予以呵护，邀请她参加各种画展和聚会。姗姗也把陈逸飞画展的画册带回给父亲欣赏，陈逸飞多次表示一定要去拜访草婴先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陈逸飞回到上海发展，一次正好姗姗也回来探



去郊区一农庄就餐，农庄很大，有一个很大的人造湖泊，湖中养有上千只黑天鹅，农庄还有一个小型动物园，树林草地散养着小动物，但也有好多小动物被铁丝网禁锢着；我看到一只猕猴也被关在铁丝网笼子里，透过粗粗的铁丝网，我看到猕猴炯炯有神

## 七夕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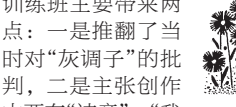
去郊区一农庄就餐，农庄很大，有一个很大的人造湖泊，湖中养有上千只黑天鹅，农庄还有一个小型动物园，树林草地散养着小动物，但也有好多小动物被铁丝网禁锢着；我看到一只猕猴也被关在铁丝网笼子里，透过粗粗的铁丝网，我看到猕猴炯炯有神

## 猕猴的眼睛

郑小铭

无比舒适安逸，却失去了往日的自由，失去了生性好动、活泼可爱的本性，当游客近距离观赏它时，猕猴目光呆滞，但犀利的眼神却透露出对外面的世界、对大自然的向往之情。

当猕猴出众的眼神在电脑屏幕上还原时，我被猕猴的神态震撼了，也许是一脸的无奈，也许是一种气愤，动物和人类本是天意造化的和谐之輩，但人类有了捕捉宰杀的歹念，把大自然和人类，动物和人类的关系变得十分脆弱；今天当反思刚刚过去的疫情，人类敬畏自然，保护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和平共处显得如此重要，如此珍贵！



有一首军旅歌曲在神州大地上传唱了半个多世纪，不但一代代军人百唱不厌，没有穿过军装、没有扛过枪的人们也无比喜欢这一首歌。当优美的旋律深情地响起，人们便会情不自禁地唱起：“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人都说那岛儿小/远离大陆在前哨……”

浙江舟山群岛的东福山岛，便是歌曲《战士第二故乡》的诞生地。有这么一个人，一生只写了一首

朴的诗句，和诗句中所表达的战士们坚守海岛的坚强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

向彤在张焕成原诗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一是把“啊东福山，你是我们战士的乐园/是我们日夜守卫的地方”改为“啊祖国，亲爱的祖国/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这儿正是我最愿意守卫的地方”，从而使这首歌的主题和守岛战士心怀祖国的理想联系起来；二是把“以岛为家”延

备部队，把这首歌作为战士的必唱歌曲，成为守备部队的岛歌。

今年五一节期间，笔者赴浙江仙居县横溪镇下徐村走访张焕成，了解他的人生经历。张焕成，原名应日友，1939年生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双庙乡公平村。3岁父亡，6岁母丧，之后被卖给横溪镇下徐村姓娄寡妇，受尽打骂，仅上学三个月。1958年12月参军，在东福山岛当兵，用3年时间写下《战士第二故乡》原词。

张焕成当兵6年，1963年退伍，招工到南京军区后勤部建筑总队当安装工。1965年因精减人员回乡，从此一辈子当农民。

## 张焕成与《战士第二故乡》

白马

伸为“第二故乡”，题目定为《战士第二故乡》。沈亚威在东福山岛归来的登陆艇上就谱出了《战士第二故乡》的曲子。

1963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中，《战士第二故乡》由歌唱家顾松民演唱，获得了好评。1981年，在沈亚威作品专场音乐会上，《战士第二故乡》这首歌改由李双江演唱。随着这首歌盒带的发行，《战士第二故乡》在部队、城乡广泛流传，特别是舟山的守

张焕成为人低调，在村里从不说起自己是《战士第二故乡》的词作者。1999年12月，张焕成应邀参加庆祝澳门回归活动，时隔30多年，这首歌词的原词作者张焕成、作曲者沈亚威、演唱者李双江终于欢聚一堂。当李双江知道张焕成就是《战士第二故乡》的原词作者时，握着张焕成的手说：“我唱你写的歌唱了这么多年，今天终于见到你，真令人高兴！感谢你为我们写出这么好的歌词！”



摄影